

缅怀王永信牧师提携之恩

林来慰牧师

认识王永信牧师，可从一九七四年说起。当年我在芝加哥近郊惠敦大学研究院念传理系硕士，主修基督教写作，适逢第二届北美华人福音会议在校园举行（NACOCE 八月廿六至卅一日），大会主席就是中国信徒布道会创办人及总干事王永信牧师；新闻记者出身的我，有幸被邀负责大会的《每日快讯》（Daily News）工作，可说是首次与王牧师同工。

翌年（一九七五）在惠敦毕业，即蒙「中信」邀请去其北加州 Petaluma 总会，在总干事王牧师和执行干事游宏湘牧师的领导下，开始实践全时间文字事奉的职志。

但在同一办公室内与王牧师共事，且同住市内一山头的同工宿舍，却只有短短半年的时间，因一九七五年底，同工们就欢送王牧师、师母和以信一家远征香港，开始全时间筹备划时代的「世界华人福音会议」，于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至廿五日举行（王牧师后被誉为「华福运动之父」，肇始于此）。

半年虽短，永难忘记王牧师在「中信」英文刊物《挑战者》（Challenger）九月号写的主题文章，分享他的「属灵干劲」。搜索枯肠，此词极难觅得对等英词，王牧师和几位同工，就同意乾脆用拼音“kan-chin”取而代之！那时候，就开始从王牧师身上获得「事奉」的启蒙，学习个中多种核心价值 and 素质。

一九七七年，我在美国学生签证实习期限结束，回到香港，旋即被「中信」差派到台湾分会做「文字宣教士」，暂代姚国祥牧师编辑《中信月刊》。

忘记是那一天，在港首任「华福」总干事的王牧师来台北公干，竟请我吃油条豆浆早餐，真正原委是邀请我回港负责「华福」的文字工作。我推搪说，不过是刚卅出头的小伙子，怎能编写给全球华人教会及领袖看的《今日华人教会》？他说我已有两年在「中信」的经验，这年纪「没有包袱」，正合刚起步的「华福」拓展文字事工之用。

结果，翌年（一九七八年十月）我回到生于斯、长于斯的香港，加入「华福运动」负责文字出版；没有王牧师提携晚辈、扶掖后进的胸襟与信任，我何来如此宝贵的际遇和福份？

在「华福」三数年后，越来越发觉自己出道专业虽是新闻记者，但对三份主编的期刊《今日华人教会》、《教牧分享》和英文《普世华人》（Chinese Around the World），其中所牵涉的复杂课题，竟如白痴！幸有王牧师肯为我留薪停职，给我在一九八一至八二学年的九个月时间，到中国神学研究院念个「基督教研究文凭」，注入多些圣经和神学的基础课程，略补从前在惠敦只皮毛涉猎几科的不足。

再过数年，文凭式的进修益显捉襟见肘，跟王牧师商量放洋深造的意愿，他竟一口批准，还一如既往大力支持，且继续留薪停职，叫我「念完博士」才回港复职。结果，由一九八五至八九足足四年寒暑，在「华福」资助下，先后在 Westminster 及 Fuller 两间神学院修毕圣经研究和宣教神学两硕士课程。四年「增值」，强化并深化一生事奉的素质，自身和多方事奉对象都能肯定左证。这一切，均拜王牧师当年再次鼓励支持我的深度进修所赐，他的宏量，毕生铭感。

一九八六年，王牧师连任两届「华福总干事」期满退役，与他在「华福」的从属关系暂告一个段落。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（毋忘此日！），我蒙罗省基督教会、洛杉矶华人同工联合会及北美华福会组成按牧团按立牧师圣职；王牧师以「世界不配有的人」（来 11：38）叮咛勉励，语重心长，终生受用。一九九三年，我正式离开「华福运动」转任堂会牧师，在「华福同工」名份关系上也与王牧师暂停，但其后在个人、「大使命中心」及其它事工上，仍常有联系交流。

四十多年来，王牧师一直是我毕生事奉的启蒙导师和恩威兼备的上司，从他身上学习甚多事奉课题，包括确实来自天上的异象与使命、胸怀普世的视野、先知触觉的洞见、尽心竭力的苦干冲劲、心口一致的属灵品格、一丝不苟的办事态度……，委实丰富多姿，未能详赘细诉。没有王牧师这位「伯乐」，肯定也没有我这——最多只能自描为一匹「小驴驹」。

回顾自己整个事奉生涯，在起跑在线有这么一位好导师及上司，引介感召我参与华人教会一个历史性、伟大的「华福运动」，把多年青春岁月献上；从青涩、初出道的小伙子，得培育成算是象样、问心无愧的小仆，只能说是上帝莫大的恩典与赏赐，否则又是甚么？衷心感谢父神把王牧

师赐给我，衷心感激王牧师在我个人生命中的提携带擎，志此备忘。

附图说明：2015年5月30日，笔者（右坐者）为纪念开始全职事奉40周年，特访 Petaluma，在游宏湘牧师家中与王牧师师母（中坐者）及几位旧同工合照，是最后见王牧师。



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》 第52期 2018年4月号